五十七回
六十一回

紅樓夢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3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形景自與榮甯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

文庫11
D246
13
010190560657

黛玉絕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廻廊上手裡作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眞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薄綿衣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偺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帳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當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這着你還恐這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他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冰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獃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

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雪燕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作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作宿坐夜叫日送殯去跟他的小了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候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經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

呢紫鵑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竟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裡自己傷起心來了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嬸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寔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

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
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鵑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
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
經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紫鵑冷笑道你
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
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眞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
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
此接來住几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
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
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笑落恥

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總不送去林家亦
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
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
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
响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
只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
知在這裡紫鵑笑道在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
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已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見他獃獃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
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

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嬤嬤來一時李嬤嬤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嬤嬤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撲頭放聲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不可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嬤嬤搥床倒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爲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獃子眼也直了手腳也冷了語也不

說不中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只會子都死了黛玉聽
此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
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灸胃扇肝的啞
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
來紫鵑忙上來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
不用捶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鵑哭道我並沒
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眞了襲人道你還
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眞黛玉道你說了什麼
話趕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鵑聽說忙下床
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

賈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
了什麼紫鵑忙道並沒說什麼不過說几句頑話誰知
寶玉見了紫鵑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
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
鵑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
連我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
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
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
俐聰明的你又知道他有個歹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
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寬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

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的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
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也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
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
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
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
想着叫他們來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家便滿床鬧起來
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
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
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
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

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
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家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一
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
十錦櫃子上陳設的一雙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
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
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按在被
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
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
等暫避入裡間賈母
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脒了一

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
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
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
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
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
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是
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
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
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
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

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
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
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
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
紫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侍奉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
消息這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
遣人來問信襲人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
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
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
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

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寔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

認眞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寔沒了人口總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眞的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紫鵑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道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

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絕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絕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般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那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了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趣兒的話活着偕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璎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爲他們我絕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

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
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
鳳姐兒便和賈母說道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
好啓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
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啓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
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
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
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
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
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

見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
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
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抬了整萬銀子來只
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親纔
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瘸手的人還有兩個
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
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我們家裡規矩你是盡知的
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等替我在當中料理
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
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

府尤氏深知那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得應了惟忖度那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那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那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那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姐妹共處閒談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

兒還不是那種佯羞詐臊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那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眞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那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們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

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
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
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到全換了夾的了岫煙見問低
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
個月的月錢又沒得夠了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
烟道他倒想着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
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
使什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
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
不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了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

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邦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
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絕好因
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
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
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
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
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
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
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煙道這是
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

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岫烟又問
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
當票子叫了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
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但不知當在
那裡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
道這個在一家去了幾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
衣裳先到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紅了
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
來熊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
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

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好了熊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
釵道天下的事眞是人想不到的拿着姨媽和大舅母說
起怎麼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
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
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
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國呢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
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
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已爲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
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
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

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裡笑說偺們走罷黛玉就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將手摩弄着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裡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裡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爲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你我們也伏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爲什麼反將那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

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眞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那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也捨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

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那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爲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爲什

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
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壻子去了紫鵑也
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眞個倚老賣老的說着便轉身去了
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
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
及婆子丫鬟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
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帳篇子黛玉瞧了不認
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
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唏烟總說的當票子忙
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

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
人都笑道眞眞是個傻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
道怨不得他眞眞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
那裡去看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
是傻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傻子衆婆子
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
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
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
媽家當鋪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傻了天下老鴰
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

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帳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眞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

感嘆起來了史湘雲聽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荆軻聶政眞眞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偺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紫鵑拒乐寶玉暗伏黛玉死後不睬寶玉情事

紫鵑正言拒寶玉使寶玉發獃謊言試寶玉致寶玉
痰迷由淺入深文有層次
借紫鵑問話補出賈母每日送燕窩了結前文一絲
不漏又即借吃燕窩說起明年回去絕無有心痕迹
眞是天衣無縫
寶玉發獃若非雪雁看見告知紫鵑則紫鵑無由尋
試寶玉閑筍處自然無迹
不許別人姓林掖住自行船描寫痰迷人如畫
寶玉向紫鵑說活則都活死則都死亦是反襯後來
一死一生

紫鵑自言自語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已說故借紫
鵑代說如畫正午牡丹無從落筆借貓眼一線畫出
來敘那岫烟事旁襯黛玉之婚姻無就
實敘替那岫烟贖當不但寫寶釵之賢且見迎春之
愚呆衆人之勢利那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細及富
貴之不知窮苦一件極沒要緊事寫出無數人情物
理
黛玉與寶玉是月下老人未拴紅線者寶釵與寶玉
是已拴紅線者故即于薛姨媽口中接入姊妹兩個
隨後又插入紫鵑是紅線不曾牽帶者

寶釵先說薛蟠引出薛姨媽提及寶玉便不唐突紫
鵑試寶玉深信其必娶黛玉薛姨媽慰黛玉逆料其
必配寶玉皆反襯後文

紅樓夢卷五十七終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眞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
笑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
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會守制朝諭天下
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
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
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
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

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産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了纔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日亦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激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了纔罷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期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

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

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裏都是有這例的偺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絕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裏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帳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攏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合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

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他當面細問
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
們姊妹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
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恋恩不捨的
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
人吩咐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
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
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
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
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

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
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
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
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
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
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
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邱
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
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王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
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

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了鬟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概撤回便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已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事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丢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裏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枝扶攜着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劖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荳的池中間又有鴛鴦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

說起人來說着寶玉便也坐下看著衆人忙乱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裏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纔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那岫烟已擇了夫壻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

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乱啼這聲韻想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裏手內還拿着火煤守着些紙錢灰作

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裏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厮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乱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眞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惧忽聽他反替遮掩心中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看眞是紙錢子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灣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

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
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
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
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
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
自去這裏寶玉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
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經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
己一流人物況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
裏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
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

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
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悽悽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
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
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
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
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
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奈着一
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
兒洗過經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
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

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入了這一行都說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乱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裏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

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裏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裏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了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已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

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裏誰在主子屋裏教道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

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偺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況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狠號鬼哭的無天的眼珠子裏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得拿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的眞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袄底下綠紬洒花夾褲厥着褲腿一頭烏油似

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經拷打完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裝扮了還是這麼著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掙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裝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着司內厨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貼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這是還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閙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纔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著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纔兒輕著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裏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

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了
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裏頭來了一面又
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了
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
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
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
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
他出去堵下几箇等空盒傢伙的婆子兒他出來都笑道
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
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嚐嚐
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
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便喝一口芳官
見如此他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喝了半碗吃了
幾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眾人便收出去小了頭捧
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
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裝肚子疼不吃飯
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裏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
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
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
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

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蔣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裏又是什麽朋友哩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蔣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粧着那麽親熱一來一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眞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蔣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麽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

寶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絶拉着芳官嘱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嘱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老太妃薨及後文周妃薨皆爲元妃薨逝引子

藕官芳官蕊官三人是一氣偏分給寶玉釵黛亦是
隱隱相照
湘雲打出船去趣語可謂善謔又照應上回
寶玉拄拐行去纔是病後初愈光景且卽借以隔開
婆子手並打着門檻之用更爲細密
鳥啼花落最易動人傷感作者雖寫寶玉癡獃而文
情曲折令人無限低徊且引出藕官焚紙火光滿面
淚痕使多情寶玉不得不極力護庇
藕官與茗官燒紙是假鳳虛鴛寶玉替金釧焚香晴
雯製誄是眞情實意前後文遙相映照

芳官與干娘吵嘴襯起下文嗔鶯叱燕等事
寶玉教芳官設爐焚香補出寶玉平日所爲

紅樓夢卷五十八終

柳葉渚邊嘆鶯叱燕

話說寶玉聞得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

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已也隨後帶領家丁抑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関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関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関鎖

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裏院不必関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関了自領丫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

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
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
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
葉綠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
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麽東西鶯兒道什麽編不得頑的
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
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
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
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箇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
自有本來碧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

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偺們送林姑娘回
來偺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
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箇新鮮花籃是誰編
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
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熙了一面便叫
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
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
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
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裏去吃飯大家
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

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着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節用了一塊洋布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等一會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裏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

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被我娘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帳話想

起來眞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
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眞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
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
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
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敎後來老姐兒兩
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
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撂開手了
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
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
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

家看着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
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
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
有人遭塌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
娘兩個照看得謹謹愼愼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招
這些好花兒又折的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
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
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
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
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棄不

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拍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前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勞分辦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攛他也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眞的那

婆子本是愚分之輩兼之年邁昏耗惟利是命一聽情面不停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犟子是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眞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又沒燒煳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眞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

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臉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拌嘴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娘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台盤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了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眾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

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去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赶着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得他娘赶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向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腳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爲促狹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勞的自己且揩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駡的打親的這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赶着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兒蹲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

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蔫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
起來道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
來麝月又向婆子及眾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
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
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來
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不兒不得問就把林大
娘叫了來那小丫頭應了便走眾媳婦上來笑說嫂子
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
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
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眾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
娘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
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
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
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
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
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
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了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
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
話又亂打人那裡要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鬧口齒
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麼

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
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
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
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
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
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
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
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
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裏反
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
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
知平兒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日

賈母等送靈一切跟隨人等及看守門戶寫得詳細
周到隨後即寫園中婆子與薔薇硝平兒又說三
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謂外寇未與內患已萌
若認作敘事閒筆辜負作者苦心
薔薇硝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
襲人見婆子央求即便心軟平兒說得饒人處饒人
兩人慈厚存心所以結果不同晴雯偏說打發出去

心狠結怨豈知後來婆子未逐而自已却遭撻逐此
等處俱是反伏後文且梨園女子概行遣去亦即子
此埋根

紅樓夢卷五十九終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
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
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統的丫鬟來了說平姐
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
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
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
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給鶯兒句好話兒聽聽

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總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已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眞麼

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已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裏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經

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
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崛强了春燕進來寶玉知
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
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
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珠環可談之
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
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爲他想得到賈環聽了
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統內
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
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搦住

笑說道剛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
拿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
的啟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
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
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
他們那裡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
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得就伸
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
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
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裝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與與

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哂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趙着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

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趙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日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撅摔姨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

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揸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截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腸子裡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頭要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

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提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已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經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

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村個筏子我幫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些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幫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便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麽事這等

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絕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麽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

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得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鬧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願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你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瞎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

意只好亂罵蔑官藐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
竟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
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
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眾媳婦
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着眼
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
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
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了頭們說不知在那
裏原來在那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道
請姨娘到廳上來偺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

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了頭子們原是
頑意兒喜欢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
了他不好了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
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
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
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說嗐
話的混帳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家做活心裡
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
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
得和李紈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

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躲又軟心裡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挑唆的作弄出個歹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嘴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向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藉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

他和姑娘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喊喳喳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西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趕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

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厨房內此刻手閑之時都坐在台階上說閑話呢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經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小蟬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麼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寶二爺說了的晚飯素菜要一樣凉凉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

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腌臢進來逛逛芳官經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熟糕我先嘗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總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碗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擲

看這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嫂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
斛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
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
了就咕咚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吽起嘴來又怕生事
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
咕噥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
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
起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
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
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
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
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
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
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
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
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
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
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
事尚未得說前言少遲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
復了寶玉這裡寶玉正爲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

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厨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內正吃茶歇腳兒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着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這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錐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這

瓶子給你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了班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著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着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丫頭送送五兒便

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隆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那性

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却是多吃了也動熱覓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

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
非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裡
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
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姪兒正躺着一見
這個他哥哥嫂子侄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吃
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蓋著放在桌
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厮同他侄兒素日相好的伴兒
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
他父母現在庫上管帳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
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

母說了要他爲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
却也情愿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也中止他父
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
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壻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
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
弄娶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侄兒不
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群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
說不得閑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吃茶
就走倒難爲姑媽記罣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
再閑了出來瞧侄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

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拿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沒人乳就用牛乳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了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輪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你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此回同下回就平兒所說三四日內出了八九件事中補敘兩三件因與趙姨探春平兒司棋彩雲等俱

有千係是以摘出補寫此外與園內上房無干者略而不叙是文章剪裁法

趙姨之愚惡夏婆之挑唆及芳官等之縱放若非探春鎮以正靜幾至不可收拾而趙姨之蓄恨芳官等之禍胎已不可解矣

探春查誰人挑唆必不可少但若竟查出來便難處分隨手抹煞省卻無數枝節又偏有晴雯告知小蟬小蟬轉告夏婆一層以為積怨地步用筆最細

寫芳官之無知恃寵眞畫出小孩氣象

玫瑰露柳家若不送給伊姪則茯苓霜亦無由而得

茯苓霜五兒若不送給芳官則玫瑰瓶亦無由搜出眞是禍福互相依伏

六十回當與六十一回併作一氣看總事事俱有根由

紅樓夢卷六十終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寃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麽疑的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檣子蓋掀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廝且不推門且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

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
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餧雞是的還動他的
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
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向老鴰去借糧守着的
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廝笑道噯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
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姊姊
有了好地方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
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
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
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緣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緣不

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体統的
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
小猴兒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悞了柳家的聽
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
一面來至厨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
等他們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裡去了衆人都
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
霜擱起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餚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
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賴得嬤嬤的柳家的
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短的狠十個

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奏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什麼好東好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眞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渾喪你媽絕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來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過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棍子還沒有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麵觔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

宜却為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得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麪觔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顛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鬧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別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要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擱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算到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塩炒菜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赶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得賠你拿着這個錢權

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
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
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
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
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
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
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
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
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
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

喂狗大家賸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脚搶
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得眾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
說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
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眞我們總也說他不知好歹
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
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眾人一頓好言語
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
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眾人勸去柳家的只
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
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

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
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包了一
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
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
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
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眞切因問做
什麽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
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麽
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麽話
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

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
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
來正走蔘激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
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
病了怎麽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
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林
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
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
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
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撂到這時我

總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
得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
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
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
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得不像鬼
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
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連二
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
鑼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
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

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
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
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宝二爺屋裡
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
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
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
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
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
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丫鬟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
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

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著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眞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

了藥歇下不便爲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

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眞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偕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誰去找誰又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霜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得哭悄悄問着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兜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

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一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像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頭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体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

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到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

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体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
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
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
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寃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
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寃屈好人我
說了罷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
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眞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
送人去是常有的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寃屈
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
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咤異他竟這樣存肝胆寶

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
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嘛你們頭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
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
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
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
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
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
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
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
想了依允如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

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
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
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
婆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
園裡沒人伺候姑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
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
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沒什
麼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兒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
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三姑
娘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

這叔叔却是偺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
早說是他我們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
入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
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
兩個孽障慪他頑說太太不任家不敢拿寶玉便瞅他兩
個不隄防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
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
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
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
了鬟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

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日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躭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了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

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註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得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框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

方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假薔薇硝趙姨娘乾動眞氣眞玫瑰露賈寶玉甘冒

假賊

暗換茉莉粉芳官賺下兩瓶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

兒賠一宵眼淚

指鹿爲馬芳官調換粉硝以李代桃寶玉認偷霜露

司棋若不因雞蛋沙鬧叫小丫頭亂翻亂摸玫瑰露

撅蓮花兒何由看見叙司棋吵鬧一層是此回之根

線

司棋遲性不但伏後文敗事之根且以見迎春素日

不知約束下人

柳五兒事若李紈辦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問又

多有干碍非平兒不可但平兒何能作主故借鳳姐

已睡吩咐發落五兒經得跪訴寃枉平兒始訪問襲

人寶玉方肯代認層層脫卸不露痕跡

層層脫卸到寶玉認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結索然

無味又寫平兒慮後喚到玉釧彩雲隱隱躍躍說出

原委彩雲挺身認罪一節然後平兒襲人說出千礙

三姑娘彩雲依允不但波瀾忽起忽落情事亦周匝

細密

鳳姐要細細追求平兒勸解是此回餘波然不寫此一層便不像鳳姐平日爲人如此方無缺漏

紅樓夢卷六十一終